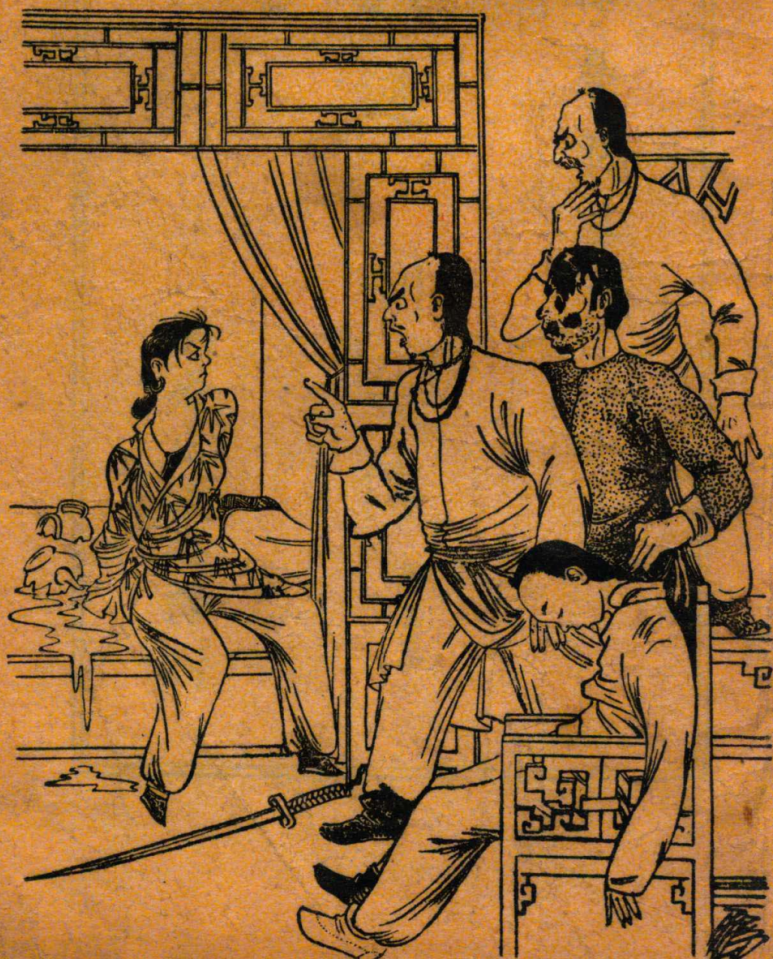


長篇武俠小說

逃刑傳

徐春羽著 第三冊





徐春羽著

武俠
小說

逃

刑

傳

第三集

勵力出版社印行

徐羽著	徐羽著	王小廠著	望素樓著	望素樓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王度廬著	白羽著	白羽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屠沽英雄	碧血鴛鴦	俠骨柔情	勝字旗	夜劫孤鸞	紫鳳鏢	臥虎藏龍	鐵騎銀瓶	劍氣珠光	寶劍金釵	鶴驚峴谿	秘谷俠隱	俠隱技	大漠驚鴻	子母金梭	鷹爪王全書	武林俠蹤	天南逸叟	貞娘屠虎	五英藍	巴山劍客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已出
二冊	七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六冊	五冊	四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八元四角	十八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八元七角	二十五元	一元四角	十二元	十二元	十二元	七元二角	五元	七元	不出版	十八元	十二元	四元	五元五角	五元五角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民國卅七年五月版

逃刑傳 第三冊

著者

出版者

發行者

本埠

外埠



武俠長篇名著

# 逃刑傳

第三集目錄

## 續第八回

汶上縣一令施惠  
黑風崗雙雄除虎

## 第九回

走滄州一客首途  
入撫衙二賊偷印

## 第十回

殺貪官俠客除奸  
誅惡霸英雄結義

## 第十一回

周大成大鬧會友居  
曹小芳夜探禮王府

## 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

武俠  
長篇

# 逃刑傳

(第三集)

徐春羽撰

## 續第八回

汶上縣一令施威

黑風崗雙雄除虎

— 1 —

傳 刑 逃

大家抬頭一看，只見溝幫子上面，站着三五個人，手裏都拿着鋼叉鐵斧之類，許宏知道還一定是村裏放哨瞭望的，便急向上面一拱手道，諸位不要動手，在下姓許，便是縣裏派俺來，夾馬溝，幫同捕捉大虫的，不知這裏可不是，夾馬溝，便煩指引這個，上面幾個聽了，慌忙還禮不迭道，原來上差老爺，恕俺等有眼不識之罪，說着用手往身後一指道，這溝的北面，有一條碎石小道，可以走上溝來，這前面非走過三里路遠近，無路上來，請老爺們多繞兩步，便從這後面上來吧，許宏道也好，於是大家又繞道溝的後面，果然有一條碎石小道，不過底下有草，上面有樹，若不是有人識破也就難上得很，大家循路上來，裏面只有索老頭兒上了幾歲年紀，走路有些不方便，刁鳳便一手扶了索老頭兒，一手挽了買明，走了上來，到了上面，只見平坦坦一片大地，上面有不少的小房子，這時那幾個人早已走了過來，迎着許宏又是一禮道，爲了俺這村裏事，却連累了諸老爺們吃苦，這時大家離得近，刁鳳一眼望道，咦這不是唐二哥嗎，唐二也一詫異道，原來是刁二爺，怎的也得到此處，自從那天二爺走了之後，俺這裏便出了這個禍害，原本打算去找二爺幫忙說知到了崗上，聽說大爺和二爺爲了什麼事，都吃官拿了去了，俺等也曾設坑拿了那畜生幾次，說知那畜乖覺，幾次被捉，都吃他掙紮走了，還傷幾個人，這兩天來益發的不妙了，許宏

道，難道這兩天還有什麼不安靜嗎，唐二點點頭望了許宏一眼，欲說又止住了，許宏道，怎的欲言又不言的，却是爲了何事唐二陪着笑道，原沒什麼，不過這兩天的確又有些增加不安靜了些，許宏見他不肯說，也就不再問了，便叫唐二在前引路，走了又有里許，才看見一片大莊子，唐二向許宏道，前面便是秦樓，等俺進去找他們爲首的去，唐二正待往裏走却從裏邊跑出幾個人來，愁眉苦臉的向唐二道，你怎麼不去看守你自己的地方，跑回則甚，這時他們又正在發脾氣呢，要說早，你這就進去，豈不是自尋霉氣，唐二急忙向那使個眼色道，俺比你理會得，這是縣裏的老爺，來幫俺這裏捕捉大虫的，你自去幹你的，俺要見秦莊主，不知可在裏面，說着向許宏一笑道，老爺們請吧，許宏心裏老大懷疑，便隨唐二進來，却聽背後那大漢隱隱說道，老爺，老爺不來還多活幾天，老爺越來得多，這個村子完得越快些……許宏心裏益發懷疑，只見正面是正房五間，屋裏隱隱有人說話，只聽一個說道，姓秦的你又不是糊塗傻子，俺等雖說奉了堂諭，來替你們捕捉大虫的，但是你也該心裏明白一點，你們與大虫沾親，俺們也不和老虎帶故，你怕大虫，難道俺就不怕大虫，俺們的命就是鹽換來的，俺這弟兄剛剛和你說了一句玩話，你怎麼便拿什麼老爺壓起俺們來了，他不錯是官，難道俺們便不是個吏嗎，出的那城圈子恐怕還由不了他哩，又聽一個說道，老大偏你有這些閒話和他講，俺現在決定準備回去報告太爺，就說連來二日，並不會見着虎的蹤跡，全是他們鄰里一片謠言，故意攪擾公堂，淆亂聽聞的，看太爺怎生發落便了，又聽一個說道，二位太爺休得這樣急操，他們是粗魯人，不會講話，難免有得罪老爺去處，二位有話儘可向老漢講，老漢自有好意報答老爺們……許宏聽到這裏，已

然聽出八九，便向唐二道，什麼人在屋裏吵嚷，便煩通知一聲，說俺許某來了，唐二知許宏和他們是一道的，那裏還怠慢，急忙進去向那兩個一打橫道，回老爺，縣裏許老爺也來了，……一句未完，臉上早生生的挨了一個嘴巴子，只聽他破口罵道，俺把你們這般賊胚子，俺又不曾吃怕了你，要你這來騙俺，俺還不認得一個這樣狗生的姓許的哩，說着一腿又到，那唐二才待叫喊時候，外面早蹣進一個人來，左手一托手腕，用右手一蹣，這位老爺連看不會看清楚就躺在地下，那個剛往前一跳，仗着眼神好，看出打人的是許宏，趕緊把舉起來的那隻手，換了一個地方，落了下來，上前深深就是一安，許宏照定他臉上一看，吓的就是一口，睡道，俺當是什麼了不得的英雄，背地叫罵與俺，原來是你這兩個下值的奴才，說道這裏，向外面點手叫道，刁二弟進來，也該弟兄出出這口惡氣了，刁鳳應聲進來，兩個一見爬起便要逃跑，早被刁鳳一脚踢翻一個，那個被許宏摔倒的，便躺在地下不肯起來，刁鳳一聲怒叱道，狗奴才俺倒不想在這裏又會遇見你們，你那賤樣子都那裏去了，怎的不施展出來，俺就見不得你這鬼一般的人，說着拳頭便像雨點一般的打將下來，旁邊衆人一時都楞住了，也不知是上前去勸的好，還是不勸好，就在這一耽擱，那兩個早已殺豬般的喊叫起來，到底是索老頭兒上了幾歲年紀，惟恐其鬧出事來，大家都不便當，便向前攔住道，老二，打兩下出出氣也就是了，難道你還真要命不成，快放起他來好講話，刁鳳把手撒開，心裏依然是怒氣不息，便向許宏道，方才你不是說，「王剝皮」，已然把他們革了嗎，怎的又跑到這裏來害人，許宏陡的想起，知縣確是常着自己革的，怎麼一時又跑到這裏來訛詐，猛的醒悟，道，是了，遂向他兩個道，你們既是奉了縣裏差委來



的，那末你可以不可以把你們證件拿出來看看哩，原來這兩個，正是趙泰，王平，在「黑風崗」因為調戲周柱頭的媳婦，被刁鳳把他們趕跑，回去見了王剝皮，就認得不明白事，便和師爺一商量，把刁家兄弟一索拿官裏，在王趙兩個心裏，一則可以弄幾個外水，二則可以出出這口氣，誰知正在興高彩烈之際，半途上却撞出一個許宏來，無緣無故，把一件好事弄壞，偏偏知縣又聽了許宏的話，命刁家兄弟前去打虎贖罪，兩個一想，正要辭差不幹，知縣早把他們兩個革了，兩個本是無惡不作的人，私下一計議，便商量趁着許宏他們幾個沒到，先去榨一點油水，然後再去想他的法子，於是兩個便計議好了，一同到了秦樓，見了秦文祺，便假充知縣派他們去捉虎的，秦文祺自是好生款待，在酒席之間便向他要怎樣捉虎之策，兩個一路支吾着，一路便暗向秦文祺透過口風去，於是索酒要菜之外，還掖了他們兩個幾兩，這兩個吃出甜頭，第二天便又說許多條件來，那秦文祺外邊既要防禦虎患，裏面又添了兩個狼似的心病，反悔自己不該到官裏求助，越發弄的自己轉不開身，正在不可開交之時，忽然許宏趕到，進門就將刁鳳叫了進來，大打之後，這才問他有什麼憑據，這兩個原是假的，那裏有什麼憑據，剛一支吾，早吃刁鳳一邊一個扇了兩個嘴巴，倒是許宏上前攔住道：「刁老弟不必如此，既是他說奉了縣官所差，那再好不過，今天夜晚，便叫他兩個隨同大家前去捉虎，他兩個既奉了縣官之命到此替人民除害，這件事當然是不會推辭的了，」刁鳳道：「都頭這話說的是，這時王趙兩個那還敢有半句支吾，便連連點頭應了，許宏又向秦文祺說明自己來意，秦文祺才知道先來却是假官差，雖然有些着惱，看見許宏已有相當處治，便不好再說什麼，便向許宏說了幾句應酬話，這時外有人進來說，

外面又來了一個姓刁的，許宏知道刁龍到了，便叫他們讓了進去，只見刁龍肩上手裏都是些打獵的用具，見了許宏道，你們敢是來了好一陣了，計劃得怎樣了，許宏道：俺們也正要等你來大家商量個主意哩，大堂坐定，吃過酒飯，天氣差不多便要黑下來了，大家才商量怎樣埋伏捉拿之法，刁鳳向秦文祺道：俺先向秦莊主說一句，這虎是不是每天出來，秦文祺道：每天必定出來，刁鳳又道每天什麼時候，可有人看見是一個是兩個，什麼顏色皮毛，是大是小，秦文祺道：據他們放哨的人說，每天在戌時前後出現，看只看見一個，顏色却不會看得清楚，據他們看見就是一個，但是在白天看那足跡，却不像一個，大小依稀看見，彷彿像水牛般大小，兀自兇猛的很，刁鳳笑了笑：那麼他每次出來的時候怎樣進溝，你們怎樣設備，他見了人有怕的意思沒有，秦文祺道：他來的時候總是先起一陣怪風，然後便直越入溝，俺這裏也無非是掘下陷坑，設下鐵網，偏是那畜生十分乖覺，却從不會着過一回道兒，見了人便像貓兒聞着腥物一樣，喜還喜歡不迭，那裏還怕人，這畜生端的十分兇猛哩，刁鳳道：既待如是，俺想還須借重你們這裏弟兄相助一二，秦文祺道：你老這話實在太謙了，俺這一村裏的人，那一個不知你老的本事，那有不盼望你老能夠替俺這個村裏除去大害，如有用着大家時候，祇管吩咐一句，俺敢替衆人答應下來，刁鳳道：如此就好辦了，俺想這事出去俺家弟兄之外，這裏未必有精於此道的，不過因爲久不幹這營生便生疏了，俺也不敢自己托大，這件事讓俺和俺哥哥去做，還要求諸位相助一肩才好，少時等到天交西正，俺們便四下出發，這裏用兩個地理熟習的，在前面當一個引導，那裏是虎的來路，那裏是虎的去路，那裏可以藏身，那裏可以防險，這就非求助力不可

了，等俺弟兄埋伏既畢，大家便急速退去，聽俺弟兄吹起響哨，大家便多預備鑼梆之類，大聲敲動，一齊吶喊，俺弟兄便好安心動手了，如果有人願意看個熱鬧，可以找大樹或是土山後面，藏住身軀，千萬不要出聲，或是移動，不的時候，倘若出了舛錯，俺却救顧不了，話已說明，天也差不多就到時候了，大家就可以預備了，大家齊聲答應，索老頭兒道：像你們這樣擺佈勁兒，俺大概去不成了吧，刁鳳說道：要依俺說時，還是以不去的爲是一則你老這個年紀，倘若有個一差二錯，就是碰傷了你老一根汗毛，俺也對你老不起；話尚未完，只聽旁邊有人說道：俺弟兄兩個願意保護他老人家前去，以便撫個羞臉兒，大家抬頭一看，原來正是趙泰王平，刁鳳迎面就啐了一口道：快閉了你那鳥嘴，你大概還覺得是誰在希罕你哩，許宏忙攔住道：二弟不要攔他，待俺來問他一問，不然把這樣一個人還正沒有地方安置，他要也好，等到回來，再想旁的辦法把他轟去也就是了，真格的，誰替他嘔這氣，說着便向他兩個道：你兩個既是願意隨去，須要死而不怨哪，兩個沒口子的答應了，秦文祺看看時計已然到了，便領了衆人來到莊外，刁鳳便向幾個莊家人道：這虎每天是不是從這裏經過，莊家人答道：是這裏，刁鳳便向刁龍道：哥哥，你我弟兄，一個伏在東，一個伏在西，他們大家便隨他們自己去隱藏，你我把住道邊，倘若這畜生從南邊過來，是偏着西，俺便在東邊拿刀鏢打，倘若從北邊偏着東來，哥哥，就拿刀鏢打，他若回頭就跑，你我便在後面平行排往前去趕，總之你我兩個分作兩邊，一虛一實，總讓他顧一邊不能顧兩邊，那時或者能夠佔據上風，又向衆人說道：你們看熱鬧，最好在俺弟兄的北面，找一個能夠藏身的地方，不然的時候倘或出了差子，俺弟兄却顧不了許多，說着

吹動峭角，往前走，大家也都找好自己地方，便一個個都藏好了，秦文祺自回莊去，這時也就是六月初旬天氣，沿着溝幫滿是青草，溝裏還有未乾的青水，被星光照着，清碧碧的很有一番風味，刁鳳把身上的東西從新又緊了一緊，便慢慢的往溝的西邊走來，只見一片平陽，全無人跡，隙却有幾座墳墓，還有些斷碑殘碣，自己便找一塊較大的碣石，把身子藏好，這時天氣已有亥出時分，自己連連跑了兩日，身體未免有些疲倦，坐在地下，原想少微養一養神，再預備和虎廝鬥，誰知剛一合眼，就覺得有一陣狂風吹過，不由得一機靈，用鼻一聞，風中果然有些腥味，心知是那話兒來了，忙把斧頭擎在手內，正待往外張看，只聽在刁龍那邊，胡哨已然吹起，心說難道他那邊也聞見了，自己便也吹動胡哨，應了一聲，就在這一聲胡哨未完的時候，只見遠遠的有兩股綠光從前面直射過來，刁鳳忙把鋼斧一背，身子忙又藏在碣後，偷偷往前面一看，這時那虎距離石碣已近，格外看得明白，約摸總有水牛般大小，一步一嗅的慢慢的踱了過來，刁鳳看他業已臨近，忙將刀鏢摸出一隻，對准虎眼聽的就是一鏢，那虎却十分乖覺，看見鏢到，吼一聲把身子向前一縱，那鏢從虎背上打了過去，已是空了，刁鳳看了，不由起火，隨手又是一鏢，向虎腹打去，隨着自己一挺身子縱了出來，迎頭就是一斧，那虎猛的把身子往後一挫，足足退下去有六七尺，先聽噹噹一聲，鏢刀落地，一個坐勢，雙足向起一躍，離地足有八尺，竟向刁鳳頭上撲來，刁鳳一斜身，虎足落空，進步在虎尾巴股上就是一斧，那虎向後一蹲，斧子落空砍在地下，急忙再撤回斧子時，那虎早掉過頭去，向刁鳳就是一尾巴抽來，刁鳳噤呀一聲，竟被虎尾抽倒在地，那虎見刁鳳倒在地下，却不急就過來，反而退回去有十幾步，把眼睛

瞪得和盞燈相似，嘴裏不住鳴鳴着，一條尾巴在後面把地下石子抽得飛起多高，得了足有一盞茶時，見刁鳳依然不動，方猛的吼了一聲，跳起足有丈數多高，脚一落地尾巴一攪，搶上去向刁鳳胸間就是一爪，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那虎爪離刁鳳胸口不到三尺遠近，只聽嗤的一聲，刁鳳雙脚一併，陡的向後一撤，平空裏蹤出一丈，趁虎前爪落空，方一仰項之際，抖手就是一鏢，喝聲着，碰的聲正中虎項，虎一負痛，盡力向前一撲，刁鳳趁這個時候，往前一迎，立手裏鋼斧，當胸就豁，實落落的扎入皮裏，只聽虎一聲慘叫，又跳起五六尺，方才摔倒在地，刁鳳上前看時，那虎已直挺挺倒在地下，刁鳳還不敢就那樣過去，又把斧頭向前梘兩梘，見虎只是不動，方敢過去，到虎身上取那鏢時，已不知落在那裏去了，借着星光一看，這虎躺在地下足有七八尺長，伸一伸舌頭道了聲慚愧道，俺今天若不是弄些狹獢，恐怕這樣時間，許捉不了這個畜生，原來刁鳳平時打虎，全仗手裏斧頭，見面只消三五斧，便可了賬，今天見這虎較平常見的虎又壯又大，見面之後，見他又兇又狠，便不敢使用往日的法子，便用了一個，捨身吃肉，的着兒，才把這虎了結，遂在虎皮上把斧頭抹了兩抹，剛一轉身，只聽西邊溝上一聲慘叫，接着哭喊之聲，成了一片，刁鳳一聽，猛的心頭一動道，不好，方才明明說好，兩邊互相接應，怎麼吹了一聲胡哨之後，始終未見有人過來，俺在這裏廝併了這半天，難道他們便連一點都不知道，這幸虧是了結了那畜生，不的時候，豈不要大吃其苦，却怎的他那邊反倒廝喊起來了，且待俺上前去看着個動靜，想到這裏，便提了斧頭，準備好鏢刀，一口氣，從溝東直越溝西，再用耳朵一聽，那聲音益發嘈雜了，哭喊之聲更大，自己急忙兩蹤身跑到臨近，只見地上拋着些火把

燈燭之類，借着光亮，只見許宏正舉了一把單刀和一隻水牛般的大虎在那遮遮掩掩，看那神氣，已是力盡筋疲，那虎却一步一步往前進步，嘴裏也不住的鳴鳴嚙嚙，刁鳳看到這裏，明知事有蹊蹺，趁那虎正往前趕人不顧後面的時候，對定虎尾抖手就是一鏢，正中後跨，那虎知道後面有人暗算，便捨了許宏，竄出去又轉回來，尾巴一攪，向刁鳳撲來，這時許宏已然看見刁鳳，便喊一聲道：「二爺留心，這東西端的了得，這邊倒有好幾個人吃他的傷了，」刁鳳未及回話，那虎已到，刁鳳往旁邊一縱，那虎前爪落空，趁勢一斧砍向腰裏，恰好那虎往外一滾，吃他躲過，打算進步再加一斧，已是不及，那虎早已滾起，吼一聲，猛向刁鳳就撲，刁鳳把身勢一收，就地便躺，那虎用力太猛，早從刁鳳身上過去，腳落實地，方一回頭，刁鳳一鏢，早向虎眼打去，那虎正是個回勢，躲閃不及，正中左眼，一聲慘叫，跳起足有兩丈高，跌在地下，一陣亂滾，把地滾了足有三五尺深的大坑，然後方直挺挺的死了，刁鳳才待向前問許宏怎的到此，只聽許宏一聲驚呼道：「二爺，快回身，刁鳳急忙往前一縱，跳出足有五六尺遠近，然後才扭轉身來看時，原來離自己不到兩丈地，又來了一隻黑皮色的虎，嘴裏却血淋淋的啣着一條人腿，竟往自己這邊跑來，又聽許宏在後喊道：「二爺，可了不得，這就是家大爺方才追下去的那隻虎，怎的他傷了人又跑回來了呢，」刁鳳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心知刁龍凶多吉少，便忙把左手的斧交給右手，左手從鏢囊裏頭取出三隻刀鏢，趁那虎正往前進，猛的一探身，照定虎眼又是一鏢，這虎十分乖覺，看見鏢已臨近，把嘴裏啣的一隻人腿，撇出好遠，又把身子往旁邊只一閃，嘴一嚙一聲，鏢已落地，刁鳳更不怠慢，看見頭鏢未中，跟手二鏢就照虎腹打去，看看鏢已臨



近，那虎把尾巴只一幌，一個跳躍，鏢又落空，刁鳳一進步，抖手向虎項又是一鏢，跟身近去又是一斧，向虎頭劈下，那虎左爪伏地，右爪屈起，那隻鏢又是噹啷一聲，跟着腰兒一伏，後腿一蹬，足足退下有十幾步，那斧早已砍空，加之刁鳳用力太猛，險些吃一前栽，正待換步時候，那虎猛的向前一撲，刁鳳未曾防備，斧杆早已挫成兩截，刁鳳見勢不好，急忙雙足一迸，倒退出一丈多遠，然後手抹回身來向北跑去，看前面有一個很大礅石，自己趕緊兩縱身，障入礅後，那虎追到此地，忽然見不着人，便在那裏狂吼兩聲，正待轉去，只聽空通一響，石礅倒地，從裏面又落出人來，那虎一見大喜，急忙把尾攪了兩攪，一坐屁股，猛的向前撲來，刁鳳見勢不好，急忙向後擋身一縱，跳出有五七步遠，再向正面看時，只見那虎早已把那個撲倒，一面嗚嗚作響，向那人項下就是一口，刁鳳喊聲不好，忽的想起身上帶的藥弩，急忙掏出，對准虎肚打下，那虎只顧撕撻那人，一箭正中腰跨，吼一聲撇下那人，竟奔刁鳳而來，刁鳳手裏一些東西全無，喊一聲不好，抹頭便跑，雖是練過功夫的人，但是因為足足跑了有半夜多了，究竟腳力透軟，再想這虎，明明中了藥弩，却依然這樣兇猛，着實可怕，一看前面恰好是一片樹林，仗着自己的鼠越的功夫，或者能夠上樹逃險，想到這裏，便脚下用力，急往前進，看看離樹林也不過還有丈數來地，打算用力一挺身，就可以竄進樹林，誰知脚上才一用力，便覺腿下一軟，連說不好都沒了功夫，就掉在裏面，那虎收腳不住，也翻身落阱，原來正是鄉裏人預備的捉虎的陷坑，自從設玄陷坑以來，從也未曾有一個虎落下去，不想刁鳳今天誤觸機關，掉在裏面，幸喜坑裏頗深，坑底又小，刁鳳掉在底下，那虎却橫在上面，原是那虎受毒已深，所以橫在上

面，一動也不動，刁鳳一則不知老虎在上面是死是活，二則他一摸坑的四面，全是倒鬚鐵鉤，幸而方才是直着掉下來，不然自己也難免被鉤所傷，坑裏又深，離人又遠，恐怕喊也不會聽見，只好在裏靜候大家找來，許宏看了刁鳳被虎追了下去，心裏十分著急，便提了刀一逕追了下來，正走之間，碰見了三五個大漢，手裏都拿了斧頭鉤鎗之類，許宏便邀了他們，一同趕去，先前還看見刁鳳的影子，這時連影子也不見了，心裏不由急燥，向那幾個莊家人道，這裏還通什麼去處，莊家人道，這裏已是夾馬溝盡頭處，再往那裏去，便落鳳灣了，許宏一聽大大吃了一驚，心裏尋思道，難道刁鳳真格犯了地名不成，想到這裏，不由心裏突突亂跳，正在沒作理會裏，只見前面有跑來了兩個莊家人，一見許宏齊聲喊道：「大老爺可了不得了，你老同來的那位老爺，八成是完了，」許宏一聽，果不出自己所料，心裏不由慘然下淚，便忙問道：「你是怎生知道，」那家人道：「方才俺們兩個，從那邊經過，不想腿碰着一個東西，打開亮子一看，可了不得，原來就是你老同來的那位老爺，動也不動，躺在地下，是俺再一看時，原來在頸項之上，被虎咬傷一個大洞，皮肉僅僅相連，一條大腿，已然不知去向，流了一地都是血，老爺你看這不是被虎咬傷了嗎？」許宏心裏一想十分難過，這弟兄兩個，全是自己約出，一個受重傷，不知生死，一個已然死於虎口，總怪自己不好，不該多此一舉，不然的時候，這兩個絕不至就弄到這個地步，倒是自己多事害了他們，想到這裏，也就無法，正要同那莊家人去看刁鳳的死尸，只見飛也似的跑來一個人道，許老太爺大事不好了，你老同來的那個老爺，掉在陷坑，被大虫壓在上頭了，許宏一聽，不由就是一楞，急忙問道，你看的可真，那個莊家人道，小的怎

敢說謊，小的確是千真萬真，一點也不會錯的，許宏向先前那個人道，你們看的可真嗎，那兩個莊家人道，怎的不真，小的再也不會看錯，許宏道，這到奇了，那裏會有兩個被虎傷了的呢，既是如此說，待俺看了這有生氣的再說，隨了這幾個人，一同來到坑口，打着亮子往下一看，果然是一條黑虎倒在裏面，再往下細一看時，誰道不是刁鳳窩在下面，便趕緊從莊家人手裏拿過一根棍子來，在那虎身上戳了兩戳，看那虎一動不動，才知那虎已然死了，便把鉤杆放了下去，大家先把那虎搭起，然後許宏才向坑裏喊道，二爺，二爺，俺許宏在這裏，莊家人也幫着喊，半日只不見刁鳳一些生氣，許宏便叫一個莊家人下去，用手摸了一摸，身上依然滾熱，就是氣息有些微了，便招了一個同伴下去，才把刁鳳從裏面抬了上來，許宏把他臉腿窩好，幫着喊叫，又一時，才聽刁鳳出了聲氣，慢慢的把眼也睜開了，見了許宏道聲慚愧道，都頭難爲你了，俺的哥哥現在什麼地方，請你替他找來，許宏道，你是累過勁了，待俺扶你走幾步，去找大爺便了，說着許宏架着刁鳳左手，兩個莊家人架着刁鳳右手，一步一步往前走去，忽的一個莊家人道，老爺不看前面那塊空場嗎，同你老一路來的那位老爺便死在那裏了，一言未了，只聽刁鳳呀的一聲，平空栽了下去，原來刁鳳聽那莊家人的話，以爲刁龍此時已經被虎害了，因此一急，竟至暈絕過去，許宏踉蹌家人趕忙控叫，刁鳳甦醒過來，放聲大哭，許宏急忙攔住道，二爺且慢着急，先到那裏看看再說，刁鳳忍着眼淚，跟隨許宏一同來到那個地方，遠遠果然看見血肉狼藉在那裏躺着一個人，許宏急忙從莊家人手裏取過一個燈籠來，仔細一照，見那尸身躺在血泊之中，果然頸項之上挨了一口，僅僅有些皮肉相連，但是細看却不是刁龍，刁龍穿的是藍